

視線의 偏差

• 方維規

西方學界在談論中國問題時，出發點是認為中國不是一個開放社會，依然具有集權國家的根本特徵。因此，他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互聯網時代西方對中國的社會文化侵蝕之速度和範圍，以及其發展趨勢。有人堅信中國發生的意識形態變化，是未能監控住的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而引起的後果。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調查數據表明，至2003年12月底，中國網民總數已達7,950萬。近年來，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已經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焦點之一。歐美對中國互聯網的探討，究竟有甚麼特色？西方媒體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報導，有甚麼值得注意的傾向？西方輿論界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是否存在視線的偏差？本文僅就西方對中國互聯網研究及新聞報導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作一簡短論述。

西方學界或輿論界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似乎總是忘不了波普爾(Karl Popper)關於「開放社會」的理論^①和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集權概念」^②；這類觀念非常普遍，拿來全不費工夫。例如，在談論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與現狀時，或者討論越來越多中國人加入全球化信息社會，會帶來甚麼樣的影響或後果時，大部分西方觀察家和研究人士會自然而然地把下列觀點視為他們論述問題的出發點和基

點，就算不是直陳其意，也存在於字裏行間：

- 中國不是一個開放社會；中國依然具備集權國家的根本特徵。

他們或許還會涉及其他一些觀點，比如：

-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破產；與那些過時的、不斷倒閉的國有企業相反，「市場經濟」(私有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其自身發展動力，中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 新的「消費觀念」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形態，例如對流行音樂、歐美時裝、西方思潮的接受，手機熱、互聯網熱等等，只會加大民眾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距離。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崇尚，只會有助於對西方消費品和西方觀念的追求。這一切都在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以及共產黨壟斷權力的消亡作準備。換言之，假如中國共產黨無法征服資本主義，那它將被改革開放所釋放出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趨勢所征服。

* 本文援引的網絡媒體文章，均下載於2003年9月17日。

在這個脈絡中，西方（例如美國）政治智囊中的那些主流勢力所感興趣的問題，是互聯網時代西方對中國的社會文化侵蝕之具體速度和範圍；也就是說，長期被視為鐵板一塊的「中國公共意識」已經遭受的侵蝕，其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究竟是甚麼？發展趨勢如何？可以想像到的後果又是甚麼？這類思路和觀察的近乎天真的基本前提是：絕對不自由的中國與絕對自由的互聯網。《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不久前發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便堅信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意識形態變化，完全是未能監控住的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而引起的後果^③。

這裏所說的「侵蝕」概念，並不是憑空臆想的，它是冷戰時期西方集團的主要戰略之一，今天依然存在。《今日美國報》（*USA TODAY*）於2000年3月16日發表的一篇頭版文章的副標題，便是〈網民發現了中國高牆中的裂縫〉；這篇由施米特（Julie Schmit）和懷斯曼（Paul Wiseman）撰寫、題為〈網絡尋龍〉的長文^④，通過大眾媒體傳播了西方對中國互聯網學術研究的初步成果，這也是一篇較早出現於西方報界媒體的渲染之作。文章副標題中所用的比喻，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中國官方為了抵禦外來文化影響和侵蝕，在虛擬空間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而一些精明的互聯網用戶則在挖長城的牆角，並在製造裂縫，使一些不受歡迎的信息、或者那些在中國官方看來具有腐蝕性的思想得以滲透而入。不難理解，西方學界和輿論界在討論中國互聯網的時候，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一些題目便是〈人權〉、〈網絡不同政見者〉、〈虛擬空間的把門

者〉^⑤、〈中國的防火高牆〉^⑥、〈中國嚴加控制互聯網〉^⑦。或者還有一些長篇論文，比如：〈馴服巨龍——中國對互聯網的管制〉^⑧，〈互聯網在中國：大媽正在監視你——互聯網監控與中國政府〉^⑨。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或見之於報刊和電台，或見之於網絡媒體和學術刊物。當然，在「數字化自由網站」（Digital Freedom Network）或「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這類媒體中，此類文章真可謂屢見不鮮。不言而喻，大部分有關中國監控互聯網的文章出自美國。不管怎麼說，這類研究和報導相當重要，一方面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互聯網所帶來的可能性及其威力；一方面我們也可以了解中國的監控措施。

不少研究文章的論據很充分，而且提供的信息也很多。然而，假如人們一談到中國，便馬上看到一道高牆，或曰長城；還有一些西方觀察家或許覺得「長城」這個比喻已經用爛了，顯得陳腔濫調，便採用諸如「中國互聯網紅色高牆的背後」^⑩之類的標題來吸引好奇的讀者，這樣做不一定有利於消除偏見、消除意識形態的束縛，也不利於客觀觀察。「長城」或「高牆」多少屬於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比喻，對這種形像和比喻的選擇，似乎很適用於證實某些西方觀察家對中國傳統鐵腕人物或封閉體制的常見看法。然而，這種觀察問題的角度，究竟是否有利於探討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與外界的思想交流以及對外來思潮的接受呢？

如前所說，很有一些論述中國監控互聯網的文章提供了不少信息。不過，假如我們持客觀態度、正視現實的話，那也得贊同策克里（Sonja

大部分有關中國監控互聯網的文章出自美國，不少都論據很充分，而且提供很多信息。然而，假如人們一談到中國，便馬上看到一道高牆，或曰「長城」這類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比喻，但這種觀察問題角度，究竟是否有利於探討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與外界的思想交流以及對外來思潮的接受呢？

互聯網不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獲取信息的可能性，而且因為新的技術和過濾軟件日新月異，監視控制手段也越來越多。西方如此，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官方多次公開承認：儘管多年以來精心營造一道虛擬空間的長城，然而，中國對互聯網的「調節」依然缺乏足夠經驗，一些西方國家對互聯網的監控遠比中國嚴厲得多。

Zekri) 的觀點。她於2002年4月12日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 發表文章，標題為〈所有幻想都是灰色的——以中國為說：網絡為何不是萬應靈藥〉。作者指出^①：

專家們對互聯網時代民主化在所謂的無賴國家不能如願以償的擔心，遠不如對所謂文明國家正在施行的監控手段所帶來的擔憂，那些對新法西斯主義者、奸佞兒童者、恐怖份子的監控措施，同樣也侵犯着無辜者的利益。美國FBI使用的「食肉動物」監視系統，同時監視過濾着多少萬互聯網用戶的電子郵件。可是，最大的監視者，當數網絡經銷商，他們以探尋个性化的名義窺視着用戶的網上舉動。

中國政府官員曾經多次指出，西方擁有更完善的互聯網調節器；這種看法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也許作為對西方批評的諷刺性回應，中國官方也多次公開承認：多年以來，儘管中國精心營造一道虛擬空間的長城，然而，中國對互聯網的「調節」依然缺乏足夠經驗，一些西方國家對互聯網的監控遠比中國嚴厲得多。當然，這裏所說的監控，在內容上存在很大區別。

互聯網不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獲取信息的可能性，而且因為新的技術和過濾軟件日新月異，監視、控制和檢查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多。西方如此，中國也不例外。然而，由於政治體制的原因，中國似乎可以被人得心應手地用來做靶子，用來說明國家的干涉、檢查和控制。不難理解，當「雅虎中國」加入中國互聯網協會的「行業自律公約」的時候，「無

國界記者」協會總書記梅納爾 (Robert Ménard) 便隨即「義不容辭」地給雅虎總裁發了一份抗議書：〈給雅虎總裁的公開信〉^②。

中國的新聞和信息的提供者自然很明白，甚麼內容屬於「動搖體制、危害國家利益」的東西。因此，一種習慣的自律和自檢肯定是存在的，而且還有明文依據，「行業自律公約」便是一例。可是，為了保住飯碗而不得不巧妙地、不露聲色地順應大勢，一般職員對總編的附庸，對媒體所有者制訂的「編輯方針」的遵從，這些並不只是中國特色，世界各地、各種體制下大凡如此。一個有名的例子便是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記者明星阿內特 (Peter Arnett) 被全國廣播公司 (NBC) 解僱。眾所周知的還有，「不受歡迎的」新聞帖子有時會被刪除、甚或根本發表不了，這類事情也不只是中國才有。

一種根深柢固的觀念，碰到時機，馬上會引發相應的聯想。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兩年以來西方對中國強行關閉許多網吧的報導：〈中國關閉3,300家網吧〉^③、〈上海的網吧被封〉^④、〈北京關閉所有網吧〉^⑤。很長一段時間，這類報導彷彿成了西方談論中國互聯網的唯一專題。對那些腦子裏本來就存在前面所說的意識形態觀念的讀者來說，這些醒目的標題，就足夠引起他們的聯想，把事情與政治檢查和控制聯繫起來。不少報導隻字不提事情的真正緣由，或者視之為藉口。

三年多來，網吧在中國是一個興旺的產業。很長一段時間，很多網吧屬於「黑網吧」或曰「地下網吧」，沒有營業執照，沒有安全措施或防火措施。不少網吧至今依然如此。2002年6月16日，北京黑網吧「藍極速」的一場

大火，吞噬了二十五條人命。關閉此類網吧的主要原因，是網吧缺乏安全設施，或者由於非法經營、偷稅漏稅。還有許多被關閉的網吧，原來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遊樂場所或者色情窗口，並對少年學生開放，這在中國是明文禁止的。而西方不少這方面的報導，要麼不提真相，要麼不知道原委，就這樣，關閉網吧便自然而然地與政治和新聞控制聯在一起。湊巧的是，同樣在2002年夏天，德國柏林也有兩家網吧因為同樣原因被勒令關閉^⑥。可是誰也不會把此事與政治聯繫起來。

中國互聯網用戶通過網絡獲得大量新聞或體制外信息，靠關閉網吧來堵住這個渠道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商業網站的興起，打破了前互聯網時代國家對新聞的壟斷，使新聞報導越來越及時，消息來源越來越多樣化；而且，商業網站新聞的點擊率遠勝於新聞媒體網站。2000年的一次互聯網大賽就已經顯示出，《人民日報》電子版的得票數為1,890張，而新浪得票63,918張，網易得票57,163張，搜狐得票56,147張。換言之，閱讀新浪網新聞的網民是閱讀人民網網民的三十餘倍^⑦。另有研究表明，互聯網在中國已經成為非官方信息和新聞的最重要來源^⑧。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實際生活中的「言論自由」程度，其實遠遠超出了法律許可的範圍。然而必須承認，是互聯網使信息的獲得以及信息資源的開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⑨。2003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調查數據亦說明了這一點。調查結果顯示，就網民上網的目的來看，獲取信息位居榜首，選擇這一上網目的的網民佔到46.9%。自發現「非典型肺炎」病例以後，用戶獲得有關「非典」信息

的來源主要是互聯網，佔50%以上，遠遠高於傳統媒體（電視：27.4%；報刊雜誌：9.9%；廣播：1.5%）。

鑑於中國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與互聯網的輿論作用，它所帶來的社會文化衝擊和「放射」作用不可低估。另外，由於互聯網的自身結構以及海量信息，想完全控制信息渠道，幾乎是不可能的。正是鑑別和批判能力的提高，擺脫政府干預而獲得重要信息，使長期處於被動地位的中國受眾，逐漸走向信息自由的天地。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互聯網不是單行道，它也為國家的監控開了方便之門，甚至可以窺視家用電腦。「當你不在看電腦的時候，誰在看你的電腦？」這個問題到處存在——在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

筆者最後想要說明的是，本文無意為中國的互聯網監控措施作辯護，而是試圖在互聯網發展的國際總體趨勢和現狀中尋找論證的依據。用意在於指出西方對中國互聯網研究中存在的視線的偏差，而這種偏差的原因，則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和中國在西方的形象所造成的。所謂虛擬空間的「中國長城」，只是虛構而已；或者反過來說，網絡監視是一種世界普遍現象，區別只在於誰的技術更先進、手法更巧妙而已。

互聯網不是單行道，它也為國家的監控開了方便之門，甚至可以窺視家用電腦。「當你不在看電腦的時候，誰在看你的電腦？」這個問題到處存在——在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所謂虛擬空間的「中國長城」，只是虛構而已；或者反過來說，網絡監視是一種世界普遍現象，區別只在於誰的技術更先進、手法更巧妙而已。

註釋

① 參見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62)。

② 參見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73)。

③ 參見James Kyng, "China Sets Up Secret Review of Constitution", *Financial Times*, 12 June 2003 (www.taiwansecurity.org/News/2003/FT-061203.htm)。

④ Julie Schmit and Paul Wiseman, "Surfing the Dragon—Web Surfers Find Cracks in Wall of Official China", *USA TODAY*, 16 March 2000.

⑤ Jack Qiu Linchuan, "Virtual Censorship in China: Keeping the Gate between the Cyberspa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Issue 4 (Winter 1999/2000) (www.ijclp.org/4_2000/pdf/ijclp_webdoc_1_4_2000.pdf).

⑥ Neumann Lin, "The Great Firewall", A CPJ Briefing, 2002 (www.cpj.org/Briefings/2001/China_jan01/Great_Firewall.pdf).

⑦ Neue Zürcher Zeitung, "China verschärft die Kontrolle über das Internet: Angst vor Subversion und Pornographie", 21 February 1996 (www.nzz.ch/dossiers/dossiers1999/china50/china960221mo.html).

⑧ Philip Sohmen, "Taming the Dragon: China's Efforts to Regulate the Internet",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1, no. 1 (Spring 2001), vol. 1 (www.stanford.edu/group/sjeaa/journal1/china1.pdf).

⑨ Lokman Tsui, "Internet in China: Big Mama is Watching You—Internet Control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den, 2001) (www.lokman.nu/thesis/010717-thesis.pdf).

⑩ Alfred Hermida, "Behind China's Internet Red Firewall", in BBC News online (3 September 2002) (<http://news.bbc.co.uk/1/hi/technology/2234154.stm>).

⑪ Sonja Zekri, "Grau ist alle Utopie. Testfall China: Warum das Netz sein Heilsversprechen nicht erfüllt",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April 2002. 另參見ChinaByte: 〈FBI的「食肉動物」將監控無線電子郵件〉(2001年8月27日) (www.yesky.com/20010827/1415622.shtml)。

⑫ Robert Ménard, "Open letter to the Yahoo! Chairma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16 July 2002) (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959).

⑬ Heise News, "3.300 Internet-Cafés in China geschlossen", in heise online (27 December 2002) (<http://heise.de/newsticker/result.xhtml?url=/newsticker/data/jk-27.12.02-002/default.shtml&words=China%20Internet>).

⑭ Wired News, "Shanghai Cracks Down on Net Cafes" (6 May 2002) (www.wired.com/news/politics/0,1283,52330,00.html).

⑮ CNN, "Beijing Closes All Cyber Cafes", in CNN.com (2003/02/17) (www.cnn.com/2002/WORLD/asiapcf/east/06/16/beijing.fire/index.html).

⑯ 參見Andreas Lober, "Spielen verboten: Berliner Polizei schließt Internet-Cafés" (www.heise.de/newsticker/data/jk-31.07.02-0081)。

⑰ 參見胡鈺: 〈新聞媒體網站的「四化」〉 (www.zjol.com.cn/node2/node58/node109/userobject7ai1444.html)。

⑱ 參見Jonathan J. H. Zhu and Zhou He,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User Sophistication, and Source Credi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Value Orient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 no. 2 (January 2002) (www.ascusc.org/jcmc/vol7/issue2/china.html)。

方維規 博士，德國特里爾大學傳媒系暨漢學系研究員。